

现代文丛

陽光普照

姚 鱼



洪炉文化企业公司



洪天賜教授捐贈

陽光普照

姚 魚



洪炉文化企业公司



目 录

读“阳光普照”(代序)	方修
阳光普照	3
殷 望	15
出 路	25
风波亭(故事新编)	33
浪 花	41
猪肝婶	43
文 盲	48
我用粗厚的手	49
阿民的故事	52
三毛的故事	64
附：我们的三毛	67
当你老了	70
一个老人	72
锡山短歌	77
后 记	79



读“阳光普照”(代序)

· 方修 ·

文友姚鱼先生即将出版他的第一本创作集——“阳光普照”。他把校稿让我先睹为快，要我写序，但因能力所限，我照例只能写下一点读后感。

我觉得这册集子在份量上似乎稍为单薄了些，主要的作品是三四个短篇小说和几首叙事诗。同时，也许由于创作的时间不大充裕，有些文字不够洗炼，艺术构思方面也可能更加提高些。然而作品的内容却仍有不可忽视的特点。

其一是踏实。作者大抵是按照他所熟悉的事物给以如实的反映，不卖弄，不歪曲，不粉饰，但也不特别夸张。譬如聪明的家长力促子弟选修经时济世的学科，厚黑的教师祇顾麻将过瘾，不管学生死活等等，都是我们大家习见的现象，作者随手点染，便成有趣的故事。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作者对于一般幼小者和勤苦的人家有着深切的挚爱与同情。书中的大部份作品，可以说是偏重在描写一些卑微的、不幸的人物；诸如失学的儿童，建筑工场上的小当家，孤苦无告的老人，被字花害死了的三轮车夫，乐于助人的“秀娘姑”，连梦中也挣脱不了忧患的

鬼影的“猪肝婶”……。作者有时为他们的命运提出控诉，有时表扬他们的善良的本质，笔端总是透出一份温热。

但许多作品的画面，总嫌过于暗淡了些。虽然书名“阳光普照”，其中也出现了若干硬朗的、不屈于生活的人物，如自力更生的航海青年，肚肠和身躯一样直的“猪肝叔”等，一般说来还是难免会使读者感到沮丧的。要克服这一点，我想作者可能需要拓展生活的圈子，多熟悉一些新的事物。

1975·4



阳光普照

“哈哈，老黄，昨晚的麻将真过瘾，我老陈要是有一天有退休的一天，索性开一间赌馆，大建四方城，盍兴乎来！哈哈哈哈哈……”

老陈，一个年已花甲的教员，满脸横肉，嘴里咬着一支LUCKY香烟，喷出“迷人”的烟雾，眼眯眯地，含含糊糊地对他旁边一个看来比他年老的“烟友”，大发伟论，自鸣得意。

这“烟友”——老黄，白发皤皤，确实“老”了，但其实，他还小老陈四岁。然而，生活的磨子，早把他磨成一副“苍老”的容颜，连身子也是瘦削的。

他好象呆木头似的，把俯向桌面的头，微微抬起，眼镜落在鼻梁上，沉思地，感慨地回答道：

“老陈，亏你建四方城，建了三十多年，真是‘劳苦功高’了！”他淡淡地说：“我想，总该有万里长城那么长了吧？……哈哈！”语气中显然带着讽刺。

老陈一点也没有尴尬的表示，反而捧腹大笑！

“嘿嘿嘿！老黄啊，”忽而叹气：“……唉，枉我和你

结交二十多年，连我这颗心你也不知一知……”他敲了敲快掉下的烟灰：“我建四方城，建了三十多年，日以继夜，全不知道疲倦。——而我，我在教育上，也牺牲掉大半的青春。要是象我这样任劳任怨，数十年如一日的标准教员，尚且不被列进史册里去，那真是冤哉枉也！……你说是吗？哈哈！哈哈！”

他望向窗外，一片晴空，白云朵朵，远处青山，好似对他“妖笑”。

老黄深知老陈已经“病入膏肓”，进入“巅峰状态”。劝告对于他来说，等于“投豆入海”。他沉默不语，继续改着学生的作业。

“怎么，你这老书就，天天就看你在改簿子，圈作文。再不，就把一份报纸，左翻右翻，翻得烂透。一点也不懂得享受人生！究竟那些鬼学生，给你带来些什么好处呀？再说，你……”

正待说下去，一个学生匆匆跑进来，冲向老黄跟前。

“老师，少概刚才打球的时候，眼镜给球撞破，玻璃裂开，刺到眼里。体育先生还在责骂他呢！……您快快打电话到中央医院叫救伤车来！……”

黄老师一听罢，紧张地站起，抓起老陈桌上的电话筒，正要打……

“哎，老黄，这么紧张干吗！活了一大把年纪，还是象年青人一样冲动。慢慢来，所谓‘三思而后行’……‘欲速则不达’……”

“学生的眼睛要紧！”黄老师大声说。

“有什么了不起！眼镜破了换一副不就得了，大惊小怪，小题大作！”

“好啊，老陈，你这厚黑的本领，也对我说得堂而皇之！——你这训导主任，学生发生意外，竟无动于衷，面不改色。你的涵养工夫可真到家！……”他用充满愤怒的眼睛，直瞪老陈，仿佛这些日子来的‘容忍’又要爆开来！

好一位陈老师，陈主任，悠哉闲哉地沉吟不休，慢条斯理地对来报告的学生说：

“喂，大欣，你干吗这么多事！一点小事情就紧张到脸青青……”语带恐吓：“你一定是吃饱太空闲，没事找事做……小心我对付你！”

“什么？……对付我？——我又没犯过错！难道同学发生意外，我做班长的，不该帮忙！”大欣理直气壮地说。

“嘿嘿，就象你，没带校徽，穿着破校服上学，鞋子黄兮兮……”他双眉往下一坠，狡黠地狞笑。

在陈老师尊贵的心中，这局面很没“面子”，很难“下台”。

电话一打好，黄老师和大欣，一言不发，急步奔出“教务处”。

二

为了这件小事情，大欣竟被一位堂堂正正的训导主任怀“恨”在心。

教师自然不是一个，黄老师和陈老师，也并不会是同样

的一个。陈老师教的是数学，黄老师教的是华文和历史。

学校，已经是浓雾重重。

从此，上课的时候，陈老师故意叫他上来，找问题刁难他，让他在所有同学面前哑口无言。又故意在讲解习题中，穿插一些冷言冷语，把大欣作为讽刺对象。——德高望重的陈老师，他的心，竟比麻雀、比老鼠、比鸡的心还要小、还要狭！……

当然，大欣很不“通气”。

他要硬着性子、他要强、他要“自负”，他当面与“老师”辩驳。然而，狡猾的陈老师，越发露出“庐山面目”。而同学们，竟噤若寒蝉，偶而站起说句公道话，就被威胁年底“不及格”、“不毕业”的恫言。少概这不知趣的“小子”每次替大欣“解围”，自然在陈老师心中，存下一个“不爽”的印象。

……

很快地，年底。

毕业大考，成绩公布。会考也来临。

会考第一天，大欣满怀信心地去到学校。一进校门，听到同学们在议论毕业成绩，于是也跟着到布告栏看个明白。

不看则已，一看之下，炽热的心，被一大盆冰水泼得僵硬！

他默然。……

“我不毕业！……好啊，我不毕业！……凭什么，我不毕业？”他心中有数，细看旁边的附表，果然，是数学！—

— 39 分。

“哼！一科数学可以教我不毕业！一分，就一分之差……真伟大呵！”他内心异常激动，在旁的同学，都用熠熠的眼光望着他，对他怀疑，对他惊异，又象是在安慰他，询问他。

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大欣背后响起。

“大欣！”

随着那声音，一只巨大的手，按到他肩上：“大欣，不毕业吧？……冷静一点。”然后淡淡地：“我也不毕业。”

大欣猛醒。

“呵，少概，怎么，你也不毕业？”

“是的。这很平常。我早料到的。”

“也是数学……”

“不错。”

“多少？”

“差三分。”

他们对瞧不语。

两个人，都有说不出的难过与痛苦，但还是坚强地立着。终于，大欣拉起少概的手。

“走，我们找他去！”

“去干吗？”

“问个明白。”

“不。……大欣，你找不着。现在已经没上课，谁在教务处？——找也没用。……会考的时间快到了，现在已经八

点五十分。镇定下来，参加考试吧！”他低头沉思：“更多同学的遭遇比我们更冤枉！——学校不毕业是小事，难道我们这样就灰心？”

“对！进考场吧！这点挫折，挫不倒人的。——少概，走！”

三

在恶劣的情势下，渡过了会考关头。

大欣和少概，决定先去找黄老师。

是夜晚八时。

来到一间很旧的屋子，问了房东，知道黄老师住后房。

他们走在暗暗的走廊。连走着，也要颤抖地用手摸摸墙壁走，耳畔不时听到儿啼声和女人争执声。……

走尽走廊，见到后房门没关。

屋里被澄黄的灯光照着。黄老师还是那副伏案的样子，但这次不是改作业，而象是在用心读书的样子。

“黄老师，黄老师。”

没有反应。

他们轻轻跨入房门，走近老师身边。

“老师！”

“呵！”他这才抬起头。——那饱经风霜的脸容，在黄光下，显得格外亲切。两个眼睛，还是那么炯炯有神。

“大欣，少概，是你们！”

“老师！……您在看书吗？”少概破口就问。

“是的。没改作业，就看书。——这书已经二十几年了！”

是我以前一位同学写的。他也死去好多年了！认真算来，读它可读了上百遍啦……”边说边把书递给大欣。

“《逃课的顽童》！”

“不错。——这本书给我的感受太深了……特别是作者的为人，更教我毕生难忘。”不禁恍然：“我现在年纪也这么大了，但我对教育，还是那么没有贡献！——我并没有看到我教的学生们好起来，反而堕落的有，沉沦的有！……”他越说越大声，含着无比愤慨：“这是谁的不幸呢！……”

“宋深兄，这书的作者，和我一样，死守教育不变。他最反对藤鞭教育，他了解顽童的形成，不是天生的结果！他从来不肯对他们恐吓，也不肯记缺点，开除……他反而去顽童生活的地方找他们。从实际的生活去帮助他们，感化他们！……这本《逃课的顽童》，写的，不过是不幸的孩子们的故事。……我读它时，许多顽童的影子出现在我眼前，叫人感动得要泪下……”

他说得哽咽起来。他感慨也感伤地：

“目前，会有多少象宋深兄那样的教育工作者！……”

“老师，您不也……”

“不，我做的，太少了，太少了！——等到你们离开学校，社会给你们压力，是那么深、那么重……”他稍顿：“正直的人又怎样？社会的黑暗不除去，想靠几个人的力量拯救孩子、培育下一代，那简直是——痴人梦话！”

说着，起身到桌旁的小几上拿起茶壶，倒了三杯茶。

“我孤身只影在这小房子里，也呆了二十年，一切都自

己来。……喝吧！”

他递起茶杯，一饮而尽。

“会考结束了，你们都考得好吧？”

“并不好，老师。”

“爆冷门吗？——”他自问自答：“不会的。”

少概于是坦率说出：

“我和大欣，学校不毕业，我数学三十七分，他三十九，结果，其他科目全及格也没用！……会考第一天就碰上这样的事情，我们的心都冷了大半！第一天就是华文，心情非常不安……我们实在想去找陈老师，找他问个明白！……”

“其他同学不少也因为这一科弄得不毕业！”大欣愤愤地说。

“老师，难道是我们错吗？……”

黄老师，深深知道其中蹊跷，但万没想到会这么“离谱”。他与老陈，早已“肝胆相照”？……大欣和少概，明明是毕业的，现在却相反。——他的脸涨得红润起来，他沉思。

他大可以撇开不理，因为现在已经是“假期”。他更可以充耳不闻，当为“莫须有”。他也可以找些藉口说自己“无权过问”……然而，在别人当为“芝麻小节”，无关痛痒的事，就象那次学生打球眼睛受伤，他都不容一刻迟缓。——他就是这么一个老而不“朽”的人，他就是那么缺乏“修养”。在老陈眼中，他根本是“不识抬举”！

他不能坐视不管。

《逃课的顽童》的作者，在他脑海出现了又出现……他

看穿这教人“往上爬”，“不择手段”的勾当。他突然间感到三十几年来心血，完全“废之江河万古流”！……是的，在乌浊的逆流中，连泛起一丝涟漪，也是缘木求鱼，刻舟求剑！……

他百感交集。

“大欣，少概，学校毕业不毕业根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重要的，是要随时随地为这社会尽出你们的力量！……除开学校，到处都是学习的地方。只要你们看得远，就不为它难过了！……但，这件事，我要替你们追究！”

他想：这不平的世界，一条路切断了又一条路切断，人的心，真是蛇蝎一般狠啊！但，我们还是要在没有路的地方杀出生路，“人吃人”，毕竟有结束的一天！

“毕业？升学？不及格？分数？……”

在这些枷锁下，要怎么去纠正事实呢？

重雾下的一切，都是迷蒙的……。

他的胸膛，已经在激盪，已经在沸騰。

四

第二天上午。

“……校长，您看，他们一路来的成绩是怎么样的？难道就因为一科数学少了一分和三分，就要不毕业？……学校虽然规定数学这科一定要到达四十分，但难道他们的总平均也不及格？……我担保……”

“请冷静一点，黄老师。”校长沉幽幽地说：“陈老师

也在这儿，他可以给你说明。”

校长安祥地坐着。桌子上放着一大堆打开的成绩表。

“嘿嘿，老黄。……你怎么要平地起风波。我难道不想多让几个学生毕业吗？……嘿嘿，可是，你知道吗，他们两个人，品行都不及格，列入丁等！”

“什么？品行？”

“是的。”他精明能干地笑笑：“不信你看！”

黄老师真不相信他的眼睛。那未发出的成绩单上，竟记上三几条“惩罚”，一下子小过，一下子大过，一下子缺点……他顿然明白了。

“校长，一个人的品行，是不是靠这成绩单上的纪录来判定？”

“这……是……”

“学生的好坏，缺点和大过能定出来吗？……”

“喂，姓黄的，你别在这里卖弄学问！”陈老师鞠躬尽瘁地斜睨校长。

“校长，‘指鹿为马’的故事，大概不会只是秦朝的故事吧！这样的历史，总重演不少吧！……我希望仔细考虑一下大欣和少概的成绩。”

“我们执法如山，而且布告已经贴出，要是更动下去，面子总不太好……”校长依旧十分温和。

“是啊，你不要挑拨是非，要改变校规，嘿嘿！”陈老师附和道。

忽然，校长干巴巴地直瞪着黄老师：

“黄老师，别冲动，请回去吧！这种芝麻小事，犯不着这么动气……我会公平处理，我会公平处理，您放心吧！……”

“不。”黄老师一个字一个字重重地说：“校长，难道您真的不能好好‘考虑’？”

“这……”

“哼！你这是什么意思！”陈老师动容了，横肉抽搐，侧耳细语：“你有多大地位，别太放肆！你忘了你当初来这儿，是托我的功劳，现在反而……嘿嘿！”

“哈哈哈哈哈！”黄老师已经好久没这么笑过了。

“你的饭碗不要了？”陈老师步步逼。

“想不到我这么大年纪，也有今天！”他宏亮地说，忘了是置身校长室中。

“黄老师，请放尊重一点！”校长面有难色。

“好一阵子的沉默。”

“我——辞职！”——爆出这三个字，已经说不下去。

突然，他掉过头，指着墙壁上挂着的一幅齐白石的螃蟹图，近乎呐喊：“螃蟹啊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哈哈，‘看你横行到几时’、‘看你横行到几时’！……”

说着，悲愤地垮出校长室。

“怎么啦。老师？”大欣，少概焦急地奔向前。

“……走吧！”他拍了大欣的肩膀，又拍了少概的肩膀，强忍着快掉下的眼泪。……”

五

校门外，阳光普照。

然而，黄老师，他感到自己的步伐，是沉甸甸的。

大欣、少概，有点茫然，望着这位老人。

三条人影，在蜿蜒的柏油路上，向前挪动、挪动……

忽然，黄老师雄迈地加紧脚步。他垮着有生以来从没垮得这么大的步伐。

瘦削的脸，给太阳照得发热。他的眼中，含着没滚下的热泪。在心中，他对着自己狂笑：

“阳光普照大地。哈哈，生活在黑夜里的人们，是多么渴望阳光啊！但阴影……”他指着地上：

“阴影还是存在的！”

“可是……阳光带来光明，阴影……”又指着地上：

“毕竟要给人们抛在背后！”



1970·11·20

殷 望

又是新年了。

赤道上的新年，如果不要碰上绵雨，太阳倒是和煦的，光亮亮地照着人们。

华老伯那套灰色的粗布唐山装，熨得格外平直，他穿起来也特别感到快畅。他来到秀娘姑的家，一眼瞧见她在门外摆盆花，就笑着迎向她，还把手里一对红漉漉的柑子递到她眼前：

“秀娘姑，新年如意！”

“呵，同同如意！”秀娘姑满怀高兴地接过柑子。

“日子过得真快，又一年了。我的担子每天寄放在你这里，又打扰你一年啦！真不好意思！”

“这说什么话呀！俺唐山是同乡里，计较什么呢？”

“哈，秀娘姑真会记念乡情。如果不是，我也不敢这么寄放了整十年罗！……”

“好啦，华伯，到屋里坐坐吧！”

正说着的时候，屋里冲出来一群小孩。

“华伯，华伯，讲故事给我们听。”

“华伯，华伯，你教我卖杂货！”

“华伯，我跟你去放爆竹……”

“……”

孩子们欢天喜地地围着华伯，逗着他，华伯内心感到无比宽慰，微微地笑着，慈爱地抚着孩子们的头。

他想起了自己的孩子，当他离开他们的时候，也不过这么大，现在……

他也不多想了，跟着秀娘姑和孩子们进屋里去。

华老伯这么地过新年，也过惯了。

二

“华伯，好久不见了，新年如意！”这一天，阿勤在大街上碰到了华老伯，恍若几十年的老友重逢一样高兴。

“呵，是你啊，阿勤！你也新年进步！”

他那有点驼的背，给担子压得更弯了一点，但他的胸骨还是挺着的，仿佛他的骨头并不曾因为年老而松软。他满脸红光，头发灰白，但一根根硬拔有力，连腮边的短髭都是这样。当他对阿勤笑着问候的时候，两颊的肌肉起伏，颊骨显得特别突出。

“华伯，才年初二，您就出担啦！”

“是啊，人不做没得活啊！……”他的话里，含着多么深的生活哲理。

阿勤忽然想起一件事。

“华伯，听咸菜婶说，阿祥哥大年夜在厝里用菜刀自杀

.....”

“我也是听人这么说。我可没有亲眼看到，真可惜！……”他低下头，有满怀的感触。

“阿祥哥年纪还壮，死得真不值得！”阿勤找不出旁的話，只好吐出一点愤愤不平的口头话。

“唉，实在叫人痛心！……我就不相信阿祥哥是怎么不好的人。几个月前人家跟我说阿祥发神经，我就知道不会凭白无故的。想不到他……”华老伯在街边放下担子，好象有满腹的话要倾诉出来。

“华伯，您说的我倒没听说过。您说给我知道好不好？”阿勤在他担子旁边蹲下。

“你应该知道，阿祥过去常找我聊天。晚上我们总在一起看天谕古（註一），但在他发神经后，就难得碰头了。……”华伯顿了一顿，继续说：“阿祥踏三轮车踏得好好，辛辛苦苦的，勤俭得叫人舒服。两个孩子也都在念书，他真够艰苦啦！……阿祥时常对我说，每晚回到家里，阿祥嫂总是怨东怨西，骂他不中用，不会赚钱，害她受苦，又举一大堆发达的亲朋戚友，说他们都过舒舒服服的日子，就是她衰、命苦，嫁给阿祥没出息。阿祥一直受这种精神打击，有时候深夜还找我诉苦，不然就到酒铺喝便宜的坏酒。我总是劝他为着孩子，忍耐点……”

“阿祥哥太好了！”

“可不是？他为着孩子的学业，变得越来越沉默。他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天比一天简单，简单得连在外吃饭也少叫一

毛五分。从前他还吸点红烟，后来全戒掉了。……他整天
呶闭得紧紧，一句话也不说。我虽然想给他排解，也不敢开
口。……”

“阿祥嫂也太不会想了！”阿勤望着华老伯沧桑的脸，
缓缓地补了这么一句。

“……从去年清明过后，跟阿祥住隔壁房的阿端偷偷
告诉我，说阿祥去买十二支和四字，而且买得很大。我听了
很伤心。我知道阿祥大概在想发财。……本来中横财也不
是什么大事，可是，俺有几个钱好常常这么的赌呢？……
……”

“华伯，您怎么不劝他呢？”

“我是想上他家劝他一番的。可是，又想到那是他们夫
妻间的事，所以就沒去。……几个月前，我因为胃病和头
眩，去四排坡（註二）住，对阿祥的事就不知道。但那时候，
阿端去看我，说阿祥已经发神经啦，在板桥。我出院以后，
一直没有遇到阿祥，想不到今天……唉！”

其实，阿勤也早知道阿祥哥常和华伯在一起，但对阿祥
哥的处境，没有了解得这么深。听华老伯讲了，就更觉得阿
祥哥自杀得太不值得。

“华伯，阿祥哥不是很佩服您做人爽直吗？……”

“可我就笑他太脆弱，凡事看不开！……人实在容易
死！我头发都白啦，年岁一大，什么也看破……”

“阿祥哥死后，一家怎么办？”他焦急地问。

“听说阿祥嫂很后悔，孩子们年纪小，不懂事。唉，总

整天
敢开
脸，
偷偷
听了
也不
……
们夫
和头
时候，
后，
阿祥
得阿
”
容易
，总

算穷邻居们看在阿祥份上，多少凑了点现钱……”

三

转眼过了三个月。

路边的墙上、灯柱上，候车棚的板上，贴满了招贴：“××候选人”，“请投×××一票”……从纸上闪现各种标志、符号、字样和人象……。

“华伯，您看这一次的大选会怎样呢？”阿勤又碰上了挑担的华老伯。

“唉，为什么要问我这些呢？我活了一大把年纪，看透了这些把戏。我就不懂为什么这些识字识墨的人要变这变那！我是个目不识丁的人，再活也不久，还管得了这么多吗？……阿勤，你也算是识字的人，你会看不起我们这些不识字的人吗？……”

“这说什么呀，华伯！我虽然懂得几个字，可没象您懂得这么多道理！”

“唉，如果我的孩子在身边，也有你这么大了！……”他忽然感叹地说起自己的孩子。

“是啊，华伯，您的孩子在那里呀？”

“孩子？哦，我的孩子不在这里，他和他的母亲，都在‘唐山’……”

“那么，这里您单独一个人？”

“怎么，你不知道？……唉，这也难怪。我从来没提起他们。”

“华伯，为什么不接伯母和孩子一起来这里住呢？”

“谁又想到呢？……当初我来过番，还不是想赚几个钱，然后回家乡比较容易生活。那时日本战事还未浮，根本没有想到来这里后……唉，日本兵来了，这条命能保住已经幸运，怎么有能力再接老婆儿子过来？……做这一行就是这么拖过日，一年过一年。我什么也看透了！也许是命里註定。不过，有机会和妻儿团聚，倒是我最大的寄望！……”

“如果有那么一天，您一定很高兴的！”

“爱……”

斜阳的余晖照在大街上，黄澄澄的。华老伯的脸也变得暗褐、阴沉，但还是令人感到充满温暖和热气。尤其从那深陷的眼骨，那曲折的皱纹，使人觉出那其中蕴藏着一个老人无穷的深深的殷望！

四

自那次傍晚，阿勤和华老伯分手后，一连两个月没有碰过他。

阿勤是在离开市区的一间小学教书，工作时间长，来回车路远，所以并不常和邻居见面。

学校假期了，他才比较有空。

从咸菜婶和阿端那里，知道华老伯已经好久没有出档了。

原来，上个月有一个什么从暹罗来的相术高明的相士，给秀娘姑请到家里，给他们一家看相。恰好华老伯在那里，也就让他相一相。不相犹可，这一相，那相命的就说华老伯

今年一定发大财，而且在最近一两个月内。……本来华老伯并不太相信命运，但一个外来的、从未见面的人，却把他老人家过去的命理分析得一清二楚，分毫不差，教他在惊讶之外，不得不也深信起来。而且，相士说他如果不相信的话，就要走恶运，或者会招来横灾；如果相信呢，可不能放走任何一个发财的机会！……

华老伯，于是心魂不定。他脑际的殷望——回去家乡，或者接孩子和孩子的娘过来都好——又炽热地燃烧起来。

他向败德七借利钱，买字花……偶而在印度人的摊子上，也买一两张马票。

他整个人变了，很少看到他在街上挑着担子的影子了。

他原本是沉默的，不肯多说话。现在他变得爱渗进热闹的地方，想寻求一点“灵感”，得几个真字或什么的。

就在这个等待变命的当儿，秀娘姑的大儿子学成归来，娶了个一同在外国留学的当地的名门闺秀，立刻身价百倍。这个大儿子死要面子，又自命不凡，以为当上了总经理，也要有点经理样才行。他不管华老伯是什么老乡亲不乡亲的，就不准他把杂货档寄放在家里，非要华老伯另谋“档位”不可。秀娘姑对这小子溺爱成习，也拿他没有办法。

华老伯心想：“走不是走，那又算得了什么？反正走了运，也不想呆在这里了！……”他挑起担子，走了。

他原在附近租一个床铺的位。因为地方小，担子占地方，所以就寄在秀娘姑那里。现在秀娘姑那里不许寄放，只好挑

回铺位这里了。不过，这里地方委实太小了。屋主满脸不高兴，斜瞪着眼，叉腰冷视。华老伯知道要住也不长久了。

五

阿勤很想找华老伯谈谈。

然而，他终于是说服不了华老伯。阿勤想不到人是这么不容易说服。当一个人为了一个殷望和其他的心理的威胁，使得他以为不相信命运，恶运就会降临；那么，象原先华老伯自己说的“什么都看破”也有点不“灵验”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华老伯脸上的红润减到近乎不见，换来灰濛的息气。从他坚实不动的脸部肌肉，看得出他内心的郁结和创痛。他热切渴望有一天回去他的老家，和妻儿们团聚。他给周遭压得不会激动、不会兴奋。他默默地在生活的一角挣扎。他的心应该是跳动的。他不识字，不会写家书，但他却比识字的人更明白事理……只是，受旧观念、旧意识感染的华老伯，在旧社会惨淡经营的华老伯，他不能了解自己存在的环境，他不能了解四周张着皓齿、准备吃他的“同类”的“人”。

他深深以为外地来的高明的相士不会作弄他。

他不希望失掉好运，而让恶运袭到头上。

他几乎记不起他曾经要劝阿祥哥怎么生活。

而现实的残酷并不对不幸人特别优待。

终于，他被赶出来了。由于档子好久没有挑动，也披上

了尘埃。他怅然地低着头。灰白的头发在风里飘曳。他那一套灰色的粗布唐山衫，长袖子外瘦曲的手，青筋突兀，胸前的布钮都打开，衣向左右两边敞开。

他双眼发出泪光。他的心象有什么压着，又象有一股无形的力在反抗那压着的什么。

“难道，我要这么白白地等？……”

“孩子！呵，他的话可以相信吗？”

“我连担子也冷落了！……我的好运在那里？……”

天忽然变得晦暗。乌云掠过空际，迎面划现一道闪光，轰雷接着颤响一阵。

华老伯望着这突变的黑空，想起更多不幸的同伴，这些同伴，有的比他还穷，比他还难挨过日子。他现在必须开始更艰辛的路，可是别的伙伴或许早已经走过了，他算得了什么？有什么好难过？……

茫然的当中，他似乎觉出一点道理。

他缓缓地从小纸片，破烂的、斑黄的，狠狠地撕个粉碎，然后抛向空中。

“哗——”

又一道闪电、一阵雷响之后，雨，冲天直下。

雨中，华老伯的殷望并不熄灭。然而，他已经把原先的殷望扩大。他痛恨人在吃人。而活的世界是该来个变化了。难道任由识字的人在欺骗不识字的人？任由聪明的人在作弄

厚实的“落后”人?

雨，是越下越大。

1973·3

註一：诹古，潮州方言，即聊天、漫无局限的交谈。

註二：四排坡，俗称中央医院。



平步
儿的

严肃

香烟
把香

把烟
的气

不要
好太
要知
点才

出路

“喂，海儿啊，阿伯跟你说，去念政治系，包管你将来平步青云，前途无量；至于……”唐老头儿特别把头伸到海儿的身边，宏亮的声音真不输给广告车上的广播。

“唐伯，我……”

“海儿，别插咀！听唐伯给你指示！”海儿的父亲，用严肃的口吻把海儿要说的话截住了。

唐老头儿于是越发得意起来。——他从烟盒里抽出一根香烟来，在桌上不断地敲打；大概两秒钟就点一下头……他把香烟放入咀中，海儿的父亲立刻送上点亮的火柴。

唐老头儿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若有所思地，很久很久，把烟从鼻孔，口里喷了出来……他宏亮的声音，又打破沉默的气氛。

“对，海儿，你父亲真高明，他的话你应该听。——你不要太孩子气……你也快二十岁了，年纪不小了。年青人不好太傲气，要修养修养才好；多听别人的意见，少自己固执。要知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你要学圆通一点才行！才能在这个社会立足……”

海儿坐在父亲旁边，低着头，蹙着眉，强忍着冲动的情绪，默默聆听唐老头儿的“教训”。

海儿的父亲，却不住地点头，笑笑地“嗯”“嗯”哼个不停。

唐老头儿伸了伸懒腰，又在烟盘上敲一敲烟灰。仰起头，望着天花板，象在沉思地说：

“不是我唐老自夸，象我的儿子明明，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你也知道，明明这孩子在学校是顶呱呱的。——他总算没有辜负我做父亲的期望！他总记住我传给他的那两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昧先机者非圣哲’……”

“是啊是啊，我就常常对海儿提起明明，要他多向明明哥学习，别老是牛脾气，傻头傻脑……”海儿的父亲听得高兴，连忙接咀捧唐老头儿几句。

这下子，唐老头儿可乐得开心罗，话题越扯越远。

“对呀！‘识时务者为俊杰，昧先机者非圣哲’，说这话的不知道是何方神圣，真是金玉良言！”他大力用手拍向自己的大腿，象发现什么宝藏似地兴奋。

海儿的父亲虽然一向并不太信服唐老头儿，但为了儿子的出路问题，他又不得不装成意气相投的样子。

“是啊，唐兄，从十多年前你对我说起这两句话，我就把它牢记在心头。——在我们这个社会，这两句话真是随处可用，用处无穷哪！”

“所以呀，我说，明明选读经济，是最明智的选择；他比我这老头子，还看得深，看得远呢……这孩子的野心可不

小，他还更进一步，懂得“顺风转舵”的本领。一开始，便得到教授的青睐，而且，还加入了什么会，参加什么……总之，对将来的出路是百利无一弊的！我这老头儿要输给他了，哈哈！……”

唐老头儿越说越是眉飞色舞，连烟都忘记敲灰，整块烧灰的烟头掉在桌上，腐化成一团。

“我们还是回来谈海儿的问题吧！”他用舌尖在唇边上下滑了滑，似乎要刷新口吻。

“我说，海儿与其去读什么文学啦，历史啦，不如去读政治、行政……我唐老虽然没有进过大学，可是从明明那儿，我却对大学的课程瞭如指掌。海儿是读文科的，那么理学院当然没他的份，但文学院和商学院的某些科目仍有出路的。……”

“我是个做生意人，最好说老实话。我们凡事，要实事求是，择善而行。象什么文学、历史那些科目，不是不好，——但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些都是死的东西！难道文学可以用来吃饭？……政治就不同了，只要拉得上关系，抓住时机，拉拢一些背景……加上一张文凭，你不怕不会成为人人瞩目的伟人！一下子，名利双收，谁敢小看你？——要知道，自己的出路第一！……”

唐老头儿只顾自己说个痛快，完全不顾听者的反应。

海儿却越听越气愤，他再也忍不住了。于是，有点哽咽地对着唐伯说：

“唐伯，我没有说读政治不好，但我实在没有那种兴趣，

也没有那种野心！……我更不会什么拉关系、找背景……”

“海儿，少说点，听唐伯说完！”海儿的父亲一点也不谅解儿子的心志，只一味把他压了下来。

唐老头儿绉了绉眉头，但立刻破口笑了：

“哈哈，海儿，你年纪还轻，不懂得唐伯的用意，这个我唐伯原谅你。——等你到社会上碰了钉子，你才会明白我说的话是不错的！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什么社会！你还想靠文学、历史这些死东西吃饭？这些东西读了有什么用？除了做个教师外，你能怎样呢？……”

海儿再想回口，但父亲又把他压住了。

“如果你对念政治真的讨厌，那就进商学院吧！——学学经济，会计，或工商管理也挺实用，出来至少一个月也有一千元拿！——如果你要念经济，我可以叫明明把他的讲义，参考书什么的都借你参考……如果不懂，还可以和他商量……真是一举……一举三得！哈哈！”

唐老头儿把这话说完，海儿再受不了，气冲冲地掉过头，进房去了。

“唉，海儿这孩子，真是不通气。会读书，但不通气，有什么用呢？唐兄，你可别见怪啊！……”

“不，这个我们不能怪他。——因为他还没有踏进社会，脑子单纯，不会了解这些人情世故的！我们再慢慢说服他，分析利害的关系给他听……他不会不听的！”唐老头儿蛮有把握地对海儿的父亲这么说。

但海儿的父亲听了唐老头儿的这番话，又看到海儿这光景，心中委实也踌躇起来。他本想听听唐老头儿给海儿提供宝贵的意见，以选择一条出路，但现在……

唐老头儿看到海儿的父亲沉思起来，便又开动话匣子：

“我说，人啊，就是这样。年纪轻轻的时候，是四方的，但一和社会接触后，就慢慢地把方角磨掉，变成‘圆’的了！”他把椅子一拉，移得更近海儿的父亲跟前：

“你我年青的时候，不也都是壮志凌云，想要怎样就怎样，但现在还是认清现实，苟身立命……这，可说又是一个‘识时务者为俊杰，昧先机者非圣哲’的例子！哈哈！”

海儿的父亲听到这话，不禁感慨万千。他以往的豪情象电影般在脑海浮现……于是，口中重复地念着；唐老头儿也在一边附和着：

“识时务者为俊杰，昧先机者非圣哲”……识时务者为俊杰，昧……”

他俩正沉吟间，一阵敲门声响起。

海儿的父亲过去把门开了，原来是海儿的同学——培敬。

“老伯……”培敬叫了海儿的父亲，看见旁边的唐老头儿。

“这位是……”

“呵，这位是唐伯，就是明明的爸爸。”

“原来是明明……唐伯！”

“培敬看见海儿不在场，便问海儿的父亲：

“老伯，海儿不在家吗？”

“呵，他刚才赌气，在房里；你进去看看，劝劝他吧！”

培敬于是进房去，两个老头儿又搭起腔来了……。

“海儿，海儿，什么事不高兴呀？”

坐在床头沉思的海儿听到培敬的声音，把头抬起来。

“培敬……”

“怎么，海儿，你眼眶里含着泪水？——究竟是什么事呀？”

“还不是为了出路问题，刚才又跟他们吵了！”他哽咽了一下：“本来我已决定不再读了，偏偏会考成绩又不坏，校长也答应替我申请助学金……我父亲勉强答应让我读上去，……可是，他又东问西问的；说什么一定要我念政治啦、经济啦……出路第一！……”

“原来又是这个。”培敬略一沉思：“海儿，你有机会是应该继续念上去的！……政治、经济这些科目，虽然很重要、很实用，但在你来说是不适合的。——这总不能勉强的呀！”

“就因为这样，我才听不下唐伯的那一套高论！”

“对了，海儿，这唐伯便是明明的父亲吗？”

“是呀，怎么样？”

“怪不得，怪不得！”培敬带着愤慨地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子必有其父。’你知道明明已经念了一年经济学；他这未来的经济人才，却原来是自私透顶！——你也明白，他选经济还不是看在‘利’这点上面，反正有利可图就是了！他父亲又是‘生意人’，那怕没有背景、没有时机？……”

……但可怕的是，我听我一位邻居说，他和明明同在一间宿舍，可是，就没有人愿意和明明同住在一间房！……”

“为什么呢？”

“还不是他那‘外交手腕’把人吓得敬鬼神而远之！……哈哈！”

“原来还是以前那一套，他真是‘靠吹起家’，十足一个自私主义者！——我，算是错识了他！”

“亏他父亲还到处向人吹嘘，夸自己儿子如何顶呱呱。”海儿苦笑了！

他心中的悲愤也冰释不少。……

正当他们谈论的时候，海儿的父亲走近他们跟前。

“怎么，老伯，唐伯走了？”培敬向海儿的父亲问道。

“走了。他还要我好好说服海儿，一定要给海儿开通开通。”

“呵？开通？”培敬皱了皱眉头。

“对呀！我们做人要识时务，不能够昧先机！——我就一直在为海儿的出路操心！”

“老伯，您放心吧！海儿的出路他自己会决定，他的意志我是最明白的。——我倒想说一说的是：唐伯的儿子，明明啊，不见得就是识时务的俊杰！”

“怎么？明明在大学里挺有出息的！”

“有出息？——老伯，明明，其实只是靠了他一手‘外交手腕’，拍拍教授们的马屁，自己拿个成绩，来骗骗人罢了！……你知道吗，他在宿舍里竟没有一个人肯和他住在—

起的！……也许将来他能混到一张文凭，但象他这样的经济人才，自私自利得连同住的同学都没有，能算是出息吗？达到了自私自利的目的就是有出路吗？老伯，难道你要海儿去做这样的识时务的英雄？老伯！……”培敬一口气把话说完，他激动得声音颤抖。

海儿的父亲怔住了

——他凝想。

——他呆呆地望着培敬，望着海儿。

——一阵空虚扑入他的心房，好象唐老头儿对他游说的一番话，顷刻间，自动溜走了，如烟消、云散……

.....

午后隐晦的太阳，突然从窗櫺射了进来，在三个人脸上，照个通亮……！



1970·3

的经济
吗？达
海儿去
话说完，

游说的

个人脸

3

风波亭（故事新编）

“风波亭下水滔滔，
千万坚心把舵牢；
祇恐同行人意歹，
将身推落在深涛。”

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公元一一四一年）十二月廿九日晚
上。

梆子声，敲碎这夜心，发出无底的悲愤的共鸣。

临安城大理寺狱的死牢，在漫天白茫茫的大雪中，显得
更加的凄和壮。

死牢的铁栏栅，有几根已经在弯折，但其他的铁条们还
是肃立着，鼓着不可侵犯的直挺的力量。

破损的墙壁，砖块剥落，不堪修葺。

月光冷冷从铁栅外射进，照到壁上。壁上透出红班班的
八个大字：

“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笔划断续，血迹未干。

岳飞，足链手铐，端坐在一角的烂草窝上。那草窝，发出沁鼻的恶臭。臭味弥漫了小方室。在这天寒地冻的时刻，只穿着破碎肮脏的草衣、瘦骨如柴的身躯，微微地一下下在颤抖。

他头仰得高高，时而看着壁上。蓦地，全身的青筋跳动，变颤抖为激动。

怒睁双目。阴风吹散他的鬓须。他咬着牙、切着齿，忽而狂啸、傲笑：

“哈哈哈哈哈，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咣啷”几声，铁栅门开。

“元帅，您瞧谁来了？”

岳飞缓缓抬起头，无比兴奋。

“牛弟，徐庆！”

“……大哥！”

二人扑向岳飞跟前，跪地痛泣。牛皋猛抱岳飞左腿，悲恸地推拽、推拽……

岳飞扶起他俩，一手捏住一人的肩膀。

“是倪狱官把你们带来了！”

“大哥，您瘦得太厉害了。您跟我们回去吧！……”

牛皋沙哑地说。

牛皋沉痛地握着岳飞的手。

“大哥，王俊、王贵害得您好惨哪！这两个臭忘八，真丢尽咱们岳家军的脸，我老牛恨不得剥他们的皮、吃他们的肉！”他一面骂，一面忍不住泪下滂沱。

岳飞内心，自然了解牛皋的话意，但他还深信皇帝会锄奸救忠良，于是含着苦笑反劝牛皋：

“牛弟，这全是秦桧奸计，陷我入狱，皇上也许不知情。一旦皇上察明，此日冤案，自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大哥啊大哥，事到如今，你还执迷不悟……”牛皋哽咽：“天底下做皇帝的，有几个是清官？……大哥下狱那天，圣旨立刻传下，把我们的军队交给姓张的统领。这是什么鸟道理？什么鸟道理啊？！……哼，我老牛如果你岳飞，才不这么按律行事，我就先上朝廷把姓赵的抓下！……”

岳飞慨然：

“牛弟，想沙场奔走二十年，落得今天！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什么？我岳飞，太对不起弟兄们！……”

牛皋气得直蹬着地，他哽咽地说：

“说什么对不起的话！岳大哥，你忘了咱们当年结拜的誓言啦！……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什么，难道还是为赵家天下？你记得大水淹没你童年的村庄，是谁心心相照、患难共救？……老牛虽然没读什么诗书，但也听说过‘南渡君臣轻社稷’。大老爷们天天南渡，咱们却天天北上。咱们正想直捣黄龙，赶尽金兵，为什么你大哥却偏要退、退、退！这用军民血肉收复的土地，一下子完了、完了！……”

岳飞张开口，要说而无话可对。

徐庆不禁凄然地说：

“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不甘百姓遭殃，为的是不忍国土沦亡。咱们‘岳家军’不是什么神兵天将，靠的只是一股士气。岳家离不了广大的军民。您记得六年前，您带兵到湖南讨伐杨么的起义吗？……其实，抗金的心他们是强过咱们啊！……”

牛皋也想起了兄弟阅墙的误用精勇。

沉吟的岳飞，忽然朝天大吼：

“天哪，走错了一步棋，竟蒙上这绝路的冤狱，这天日昭昭，但人日何昭啊！……十二道金牌、十二道金牌，哼！”一怒之下，挥拳打碎壁上的血书，墙灰拓下，喷溅到他衣的上面。

牛皋汗珠直冒，浑身如火在焚烧，口呼啸不已。

徐庆双拳紧握，敛住心中想安慰岳飞的话。他的眼眶里，射出两道摄人胆魄的正义之光。

三

忽然一个狱卒跑来，给倪狱官耳语一番即出，留下倪狱官呆若木鸡。

牛皋、徐庆惑然不解。

岳飞却屏息凝思，闭目不语。

“喂，倪狱官，那家伙与你说了些什么？”牛皋耐不住，

上前揪住倪狱官的前襟。

“没………没什么。”

“你说不说？………再不说，要你的命！”牛皋从腰间拔出一根匕首，比向倪狱官腹间。

“我说，我说。………皇上下了诏书，要送………要送元帅………”

“要送元帅去哪里？快说！”

“要送元帅………送元帅归天！”

“什么？”牛皋一听之下，恍若晴天霹雳，暴跳如雷。

“归西天！归西天！好啊，我牛皋今天就送你们归西天吧！来啊，快来啊！丧尽天良的蛇蝎豺狼都来啊！………他妈的！”

他把双脚踩在烂土地上，激昂悲愤。

岳飞从冥思中醒来，霎时火把亮得通明，吵杂的人声夹杂了叱喝声涌进牢房。

“圣旨到——跪下！”

在风雪的乱拂声中，圣旨刺进每个人的心胸，把积压的愤懑全翻了出来。

四条粗汉，手挥着粗麻绳，粗声粗气，粗野地将麻绳往岳飞身上套。齐声一勒，他们就是“俘虏”的把持者。

牛皋早已按捺不住，一个箭步上前，一边两个，推开四大汉，松下麻绳，重拔出腰间匕首，厉声大喝：

“谁敢前进，老牛就要他的命！”

四大汉愣住。又立刻怒目反射，一喊进前，围住牛皋。
牛皋怒火高燃，犹如火山爆炸。

在火光中，七首闪闪发亮。他一伸手，向前刺中左边大汉的小腹。那大汉应声倒地，但其他三边的三汉已经压向牛皋。在他未拔出插入血肉内的七首之前，制住他的双手。

说时迟，那时快，徐庆进前与三大汉肉搏。牛皋乘机脱手。于是五人厮打成一片！

其他狱卒张开大口，眼瞪瞪一动不动。

岳飞受这突来遽变一刺激，顿时清觉。他手上尽是铐链。也顾不得这许多，一飞上前，举起沉重的铐链，舞向大汉们！——凭他拉开三百斤硬弓的豪气，再造一番沙场的落花流水。

然而，就在这时候，铁栅外传来金甲铁声。上百的兵队开到。局面顿时明朗。

地上倒着三个大汉。牛皋、徐庆各被四个兵卒押住。岳飞却是又给麻绳套上。

一个十二分的沉默。

牛皋与徐庆破口大骂，挣扎不已。

岳飞企图面不改色，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四

“走！——”

“大哥！大哥……岳大哥！”

“元帅！……元帅！”

“大哥……大哥啊！……”

岳飞就这么大踏步、凛然朝风波亭而去。

忽然背后“啊……啊……”同时二声。

岳飞回头一望，牛皋，匕首刺腹，徐庆咬舌喷血。两人的血，直喷到岳飞身边。

岳飞快步回头，扑倒二人跟前。高呼：

“牛弟弟！徐将军……牛……”

二人痛绝地喊出“大……哥……”、“岳……元帅……”，慢慢倒下。

一阵大风平地刮起，沙尘满空间。

“牛弟弟、徐将军！什么还我山河、收拾旧山河？……”

……这血与恨，这忠贞与刚烈，天啊、天啊！这冤狱如何洗清，这血案如何判完？……”

他的血一呕而出。一抹血口：

“今日我等亡命不存，但无数的百姓、无数的豪杰义士，将涌现得越来越多。敌人一定要击退，士气一定要高涨！……为了残损的故土，为了重振国家，要不怕死！……”

“走——”

五

一路上，想起童年的灾难，想起老师的激励，想起母亲如何把“尽忠报国”刺在他背上，想起如何投军杀敌，想起如何挥军直北，想起高宗如何对他说了一大堆甜言蜜语，想起奸臣狡卒如何的莫须有、酷加刑……

忠烈的、狡黠的、可敬的、可憎的面影，一一浮动在他面前。……渐渐模糊了，渐渐远去了。

终于，一个耿耿为忠的英魂就惨死在风波亭下。

天地振撼。

乌天黑地。

风雪交加。风怒呼，雪狂飘。

1970·7·25



浪 花

0·7·25

抨击陋石

开放

灿烂的花朵

灿烂的花朵朵朵并开

开在——

波涛的胸膛

开在——

海的怒号声中

谢去了

再开

谢去了

再开

永不休歇

把陋石冲化

把毒沙泯灭
让灿烂赓续!

1971·6



猪肝婶

猪肝婶愁着脸儿
背着菜篮
跨进大伯公庙
她头压得很低很低
她咀里咕噜个不停
她检过发霉的香
点燃起胸中殷切的祷望

孩子这次走船回来
看他硕伟的身躯
好象被风浪磨光了整十年
见着了老娘
却还是那般硬心肠
人家阿富当了副经理

人家阿狗当了小老板
可阿坚还是做着牛做着马

那个老不死的老伴呵
背米包也不晓得背过几千包
可怜背得皮粗肉硬
却回家来哼也不哼一声
我算是苦命没福气
什么时候让我拔掉穷根子？
不再埋怨三餐没一饱！……
猪肝婶低头泪潸潸
想着一生日子真难过
她午间还要领了鸡鸭蛋
沿门去把蛋儿卖
挨了冷嘲受了冷眼
一双腿跑酸了还有气满肚

她从衣襟掏出小纸团
念念心语撒神前
卜卜求真四字
今天的苦命明天变
有了天公多保佑
保佑猪肝一家变了样
发发横财多神气……

猪肝就是傻脾气

肚肠也和身躯一样直
不肯低眉求人怜
就凭铁骨铜臂把担挑
挑起生活的重担子
不爱老伴多唠叨
却和邻舍话家常
阴暗湿漉鸽子窝
卖菜卖鱼卖豆花
砍柴烧炭弄火水
你说日子过不下
可你只想富贵清闲日
忘了邻舍里难兄弟

老伴老伴莫忧伤
孩子远离心贴近
万里风浪多挣扎
自力更生是英豪

我虽然年纪五十外
可是不输青年不叹老
还能驮上百斤力

猪肝婶可就不服气
命运拖住她的脚跟

生活教她起不了信心
她老惦挂住伯公的显灵
她的香
也烧得太多太多了
她的愿
也许得太多太多了！……

前世的冤孽今世来偿还
战乱的日子饿坏了胃壁
摧残去抖擞的精神
养大了阿坚却不想跑上海中央
挨着饿挨着困望空了那一天
猪肝婢操劳地一天过一天
不愿多想也不愿多梦
可又想得那般多梦得那般繁
半夜里频频惊扰着老伴
她踢着命运的鬼影
绞思着虚幻的人和事
憧憬着来日的美和安

在一起生活的都是苦人家
不幸的环境教人爬向高
一爬向高

冷志冷心干勾当

猪肝和老伴

还是心扣心一刻不分离

要让纸醉金迷薄人情

那除非天下白鸽变乌鸦

大伯公拜了整整二十年

可是拜走了血汗钱点点

老伴啊老伴！

老伴总该清觉醒

看远航归来的孩子

不再把眉压！……………

1971·7·12

文 盲

他说识字是幸福的
他羡慕识字的人
但他是痛苦的
因为他象黑暗中摸索的盲者
他以为识字的人都是公正的
他求一个识字的人给他看一封信
但是那人先转睛摇头一番
再给他一个似通非通

他开始明白这世界原是盲目的
虽然他也算是一个盲者
可他的双眼不曾盲
他看穿了聪明人在把世界颠翻

1971·8

我用粗厚的手

我用粗厚的手
抚摩孩子的脸
稚嫩的
幼弱的
孩子！
我心中燃烧热望
血在奔流
和你的血管
相通……

孩子！
你这就生就刚健的体魄
从呱呱啼叫
走向生命的大路
孩子！
化悲啼为欢笑
在生命的路上茁壮

上一代的苦难
不该再加在你身上
上一代受的欺榨
不该再施行你身上
孩子！

我粗厚的手
紧抓住你的肩膀
紧抓住你
青筋暴突而长满了肉茧
没有给你温柔
没有给你恬美
但我的手是多么热呵
我的心
又是那般火样燃烧！

孩子
坚强的孩子
你看清楚这平凡的粗手
你看清楚这不平凡的粗手
孩子
呵！
你痛快地裂开双唇
你笑了
无比雄丽的憧憬

孩子
我会心地伴着你
笑了
我的手
抓得更紧
我的血
流得更快
我的心
烧得更殷更热！……………



阿民的故事

那一天

阿民离开教育的堡垒

他不过是个十二岁的小孩

他告别了同学们

坚决地

投奔进社会的热炉

他是一个顽强的孩子

看不惯人吃人

看不起强欺弱

他挨着生活鞭子的抽打

发不出低吟悲呻

他的手臂粗壮

和他的年龄正成反比

他的身躯结实

他一脸刚毅

不象是十多岁的小孩

是一个风雨狂袭的深夜
雷霆在呜咽的黑空
阿民的父亲
撒手人间
只留下
阿民和他孱弱的母亲
还有一个
襁褓中的弟弟
孱弱的母亲
精神不屈不挠
抱定一个信念
要把孩子抚育成长
她咬着牙根
她四处操活
她忍着饥忍着困也不肯丢下担
阿民的叔叔
昼夜卖布把家当
换回一点一滴的血汗钱
怀着一眶热泪
满腔殷望
送了阿民进小学
阿民的校服

一件可是穿上一礼拜
裤背和衣袖
常常露出粗布块
粗布块上
针痕斑斑
是母亲挑灯下滴滴的劳累
是母亲血积的辛酸

当朝阳初升
阿民拿着报份沿街派
时间不许他多思索
脚步不容他稍歇怠
他只想
快快派完上学校
谁教阿民不长金翅膀
从东到西好飞翔
谁教阿民不坐太空船
从下到上好腾驰……………
……………


迟到呵
可是家常便饭
怎象别的孩子一早坐课堂
教师呵

拉拉金丝眼镜
挥舞瘦硬的藤鞭
迎头猛打一阵
边打边骂
声声威胁记大过
受了委屈向谁诉
受了耻辱向谁伸
生活教阿民不低头
不求怜
不忍辱

同桌的阿匡
可是明白在心头
阿匡真想上前揍教师
不平的火焰令他心煎熬
他要阿民发奋发奋
他要阿民报仇报仇
他握住阿民的手
颤抖地说
咱们穷孩子
难道骨头被骂贱
难道皮肉不是有血在
公理在那里
为什么同情象买卖

孩子的心呵
是那般纯洁那般善良
没有狡黠
没有欺诈
他们的正义
就是不向强暴叫“多隆”〔註〕

他们
都在穷窝里长大
他们
不会装腔
不会扮笑脸
他们
只爱所爱的
恨所恨的



阿民的学费呵
千挣百挤才缴上
母亲的病
又是天天起恶化
苍白的脸
越发失却了血容
生活的重磨
压坏她瘦曲的身子

白天里洗着两家的衣
一桶又一桶
污水泡浸她颤抖的双手
洗着衣的光景
惦挂着家里嚷俄的小弟

小婢孩子一大群
小叔的担子呵
今天要比昨天重
明天要比今天沉
小弟长大
可阿民的妈消损消损……
洗衣后的时光
还要车动那架老爷缝衣车
车着领来的衣领裤脚
隆隆的车声呵
象吸血鬼在吸走苦难者的营养

这一天
跳动的脉搏停止了
呼喘的呻吟衰歇了
阿民的母亲
也离开了阿民

离开了小弟

离开了小叔小婶和小侄们……

阿民

陷进了一个无底的黑洞

小弟哭着

象当年对着父亲的阿民

他只知道母亲不再理会他

他只知道母亲闭上了双眼

他只知道母亲象睡去那么一动不动

可不知道母亲为什么那么不安祥

可不知道母亲从此不睁眼……

阿民的泪流进肚子里

阿民知道小弟不能没照顾

阿民的心

象万把刀刃

霎时之间

刺插播弄得起翻腾

十二岁的阿民

沉吟得比二十岁还深沉

派报的活已经抵不上

头上的阴霾漫天罩

铁冷的教鞭
阴森的学府
还是离开吧

小叔一心要阿民读好书
可自家的日子早难挨
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
一人只有两只手
就只恨不能一肩挑双担
就只恨不能六臂做千年

从此阿民脱去破校服
从此阿民和机器作朋友
乌油
涂污了他的衣他的手他的脚
可涂污不了他朴直的心
越是艰辛
他的心
越炼得比机器上的钢还坚挺

黑社会的压力
象恶菌泛滥在美丽的天堂
魔掌
开始伸向了阿民
毒液

开始流向了阿民

如果阿民不甘苦难的折磨

如果阿民忘了贫穷的环境

阿民

将变成社会的寄生虫

在巷口街尾

作出黑勾当

逃走 抗争 拼命

阿民更加地清醒

他的心更加地坚决

他再不能向生活低头

他想着逝去的双亲

漫长的路延展在他眼前

这一天

他碰上久别的阿匡

两个相见说不出半句话

四只眼睛焕发出莹光

热泪打转在眼眶里

四只手

紧握得血交流

阿匡已经一年没书读

因为老师说他没药救

是捣蛋出名的“榴梿刺”
是懒惰肮脏没家教的孩子
只配去叫卖作小贩儿
一纸训令
教他茫然

谁知道阿匡要读读不成
谁知道阿匡老父卖粿条
谁知道阿匡夜夜打梆到子夜

谁知道阿匡不肯是非混
为了同学偏把公理辩
为了同学竟把书包丢

没书读的孩子不悲怀
悲的是社会仍是烂疮疤
烂疮疤的社会

是个大学堂

小小年纪已把家来当
你说

他们都是小流氓
你说

他们都是没出息

乌浊的角落

再没有校里同学的欢笑

再听不到热情的呼唤
再看不到天真的面容
有的是如鬼的狰狞
有的是如雷的叱喝

颤抖的生命
跳动在机器的两旁
浴浸在污黑的气流
恨不得拧碎黑铁的怪物
恨不得拉断狡猾的皮带

阳光
照在钢骨水泥场
阿民和阿匡
用血汗送走黑色的童年
建筑的劳作呵
向黑色作出了不息的鏖战

向青天——
对泥地——
两个黝黑的脸庞
泛起会心的微笑
他们的微笑
蓄含新生不屈的力量

穷窝里的孩子
不稀罕廉价的同情
苦难里的孩子
不稀罕伪装的施舍
阿民的故事
上演了一个又一个
穷根扎在烂泥中
总有一天
狠狠地
干净地
把它连根拔起
把它连根戮除



(註)：马来话 tolong，
这里是求饶的意思。

三毛的故事

三毛的悲凉

说是成了陈旧的故事

有人恨人提起

不愿为三毛添多烦恼

三毛

是垃圾堆中的“家伙”

一脸龌龊

瘦皮包骨

一年就全穿一件“百叶”衫

哈！

好好世界那有三条毛的大头儿

那是漫画大师胡思乱想

三毛的故事已陈旧

孩子们不都披衣上学去

孩子们不都红光满脸喜气洋洋

三毛 三毛

哈哈！袋里掏出三毛钱

三毛的故事就连三毛钱也值不得

说是三毛的故事已陈旧

大衣的绅士说

优雅的贵妇说

三毛只配睡粪车

三毛只是没出息

老天光光亮亮好不公平

咱们富贵长命高歌欢唱

三毛的故事

扮演在阴暗的角落

三毛的影子

浮动在沉鬱的周遭

陈旧的不曾陈旧

漫画家并没乱漫画

漫画社会的渣滓

漫画人间的狠毒

漫画出

时代的凄凉与悲辛

什么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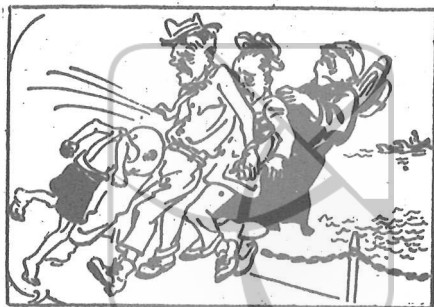
漫画里的故事

不再重演

什么时候

漫画里的人间不是地狱！……

1971·5



附：我们的三毛

——和“三毛的故事”

· 三哥 ·

三毛现在生活得怎么样？

知道的人可以传告我不便明讲

但三毛的故事毕竟是历史的陈迹了

我慨叹的是我们也有不幸的三毛！

我们的三毛是赤膊赤脚

在车海中奔叫“马票报”

我们的三毛半夜里骑着脚车

横冲直撞地叫卖早出的日报

我们的三毛蹲在街边的食摊前

洗碗洗碟，从早到晚

我们的三毛在菜园里

杀虫除草也喂猪

我们的三毛捧热咖啡

在深夜里打竹片叫卖“面箔”

我们的三毛一大清早

便到各家各户清倒喂猪的剩骨残羹

我们的三毛在首都戏院

叫喊着售卖黑市票

我们的三毛在外军的面前

兜售表扬繁华美丽的风景图片

我们的三毛在老巴刹码头

踏着脚车替人卖冷饮

我们的三毛在舢舨里

挑着饭菜上船给估俚叔伯们吃

我们的三毛在榜鹅海滩

跟着爸妈收网又补网

我们的三毛在叫卖“那西罗唛”

摸黑也还钻在坏车里拆机件

我们的三毛在出殡行列里

替人敲边鼓，举簇幡

我们的三毛啊，穿的

象亚答屋一样破旧的衣服

三毛每天奔跑着，叫喊着
为的是家里吃不饱

这便是我们的三毛
活得不好，但活得坚强

1971·5·21



当你老了

当你老了
不要悲伤
只要年青的力量茁壮
只要新生的一代坚强
老年的岁月充满欢笑
欢笑里
鼓舞
不挠的斗志
因为一生还未了结
因为未来的日子更须勇敢

当你老了
不要想死
死不足惜
且想想活着的时候
还能够为人间发出光热
且想想痛苦的人

还在挣扎中压迫里生活

当你老了

肉体支撑不住肩上的担子

但你焕发青春的力量

你还不畏缩

也不退守

更不自怜

你将永远壮健

直到离开人间

你将活在人们心中

当你闭上双眼

1971·3·24

一个老人

一个老人死了
死在陋寂的村落
山蛙在哀鸣
野鸡在悲啼

他立下了一张遗嘱
只是一张边缘破烂的废纸
但上面有苍劲的笔迹
写着几条简单的囑言

要家人把他火化在公家的葬场
要家人节省一切的丧礼
要家人不用披麻带孝
要媳妇好好侍候婆婆照顾孩子
可就不曾提到儿子两个字
可就不曾寄语儿子一些什么

是
但
是
但
是
但
为

邻
有
有
张
叽
难

好
好
孤
可
腰
埋
自

是他没有一个儿子在膝下？
但有媳妇那会没儿子
是他儿子已经死去了？
但儿子可是明明还活着
是他儿子远离在外洋？
但在外也该提一提老人的希望
为什么只字不写到？……

邻人们拉长颈项在张望
有的是七老八十的老妈子
有的却是牙牙学语的小童辈
张望的邻人切切私语
叽咕的议论是说给谁来听
难道要增添死者更重的愁雾？

好心的邻人来慰问
好心的邻人相帮助
孤陋的家充溢一片温暖气
可儿子那幅低眉相
腰板从来就不直
埋怨邻人多唠叨
自信肉友猪朋左右算不尽

要教祖宗有荣耀
不顾老父苦遗言
停柩一停就要整五天
那管夜半白烛没人点
只要排场谁又敢非议
老母一生虔诚惯
想想儿子全是孝心一大片
明知拮据也把棚高搭

孝心全是纸样糊
如果曾念一家有苦况
媳妇灵前不必哭声哀
惊呼公公不在留祸灾
小小的孙儿那懂事
嫩弱的小手扶住妈
眼泪汪汪还把爸来喊

昏黄的烛影风摇动
冰冷的灵台凄清又肃然
半夜里几声狗连吠
惊扰了颤抖的少妇心
陪伴着未入棺的公公
阴森的天教她眠不下

谁又肯帮她把更待
那典型的孝子早已在梦乡

死了的老人挺安详
死了的老人不必怕
可不死的活人有怪招
变相的孝德象黄香烟弥漫
模糊着村人的眼
想把村人们搅花乱
好把孝子的英名披戴上

别忘记青天还湛湛
别漠视河水清悠悠
多难的土地不会没土味
同生同活的人们不会假光荣
齐甘共苦的人们不会混是非

当丧棚搭起的那时刻
嗥声已经飘在椰风吹拂的当中
倘若在父生前象孝子
不必低眉弯腰把父辱
说什么肉友猪朋计一箩
可几个亲临灵前把香祭

为什么百样铺张将柩停
却不见黑棺守夜有人在
这葫芦里卖不了万灵药

为什么老人的遗嘱没囑子
为什么老人的遗嘱奇简单
遗嘱之上

不见金山银海留孙儿
不见纠缠妻妾分产业

一贫如洗志不泯

只有血泪的结晶成断言

幸亏老人会执笔

虽然只写几行字

可饱孕了他满腹的辛酸泪

也含蕴他一腔的悲愤事

死了

老人死了

平凡地死在小村落

却有不平凡的话留下在人间！



1973·6·26

锡山短歌

朝阳唤醒了红岩

山头的树丛葱绿

满披露光点点

迎向高朗的穹苍

豪情无限

锡山下的牧场

又忙碌起一天的劳作

又忙的牛群

深情地鸣叫

追唱起一段史歌——

锡山呵

你英雄的女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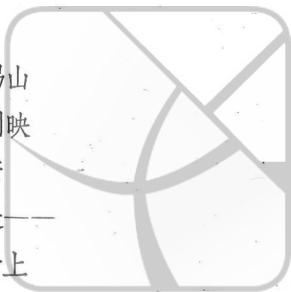
曾经飘洒汗血

在你坚实的胸膛

只为了
不让母亲的土地
沦陷而丧亡
三十年了
锡山依然屹立

锡山
它用它的创伤
哺育它的子民

锡山
屹立的锡山
斑驳地刻映
史的辉芒
它毕竟是一——
我们史册上
伟岸的形象
不屈的巨人



1974·9

(註) : 錫山即武吉知馬 Bukit

Timah

后 记

据说文艺是鱼，而生活是水。鱼儿离不开水。牠喝着水，一定知道暖和冷。

在写作的艰途上，始终容不得巧饰、自诩。

一根笔，只是生命的路中的一苗小草；它是平凡的。

做平凡的人，写平凡的事物，不必自命不凡。

这集子，在出版社的一再催促下，编了出来。作品本身，都是披尘的旧“习作”，没有惊人之语，充其量是冷夜里丝微的热流，是笔耕生涯的片断。

要不是方修先生及其他朋友的批评、选辑、校正，此书恐怕未能很好地付梓；在此谨向他们致以最高的敬意。

作 者

1975·2





本集短篇小说四篇，诗歌九首。中大部份的作品，侧重在描写一些卑微的、不幸的人物。作者文笔拙实、刻划入微。



出版：洪炉文化企业公司

地址：104-A, Killiney Road,
Singapore, 9.

承印：理想纸品印刷公司

日期：6. 1975.

定价：M\$ 1.20